

口琴

□徐兆熊

我出生于1951年11月8日,农历辛卯年十月初十。有生以来,我已过了70个生日,其中所谓庆贺过的生日只有10岁和70岁两个。10岁生日是爸爸妈妈帮我过的,70岁生日是儿子儿媳帮我过的。我最难忘的是父母帮我过的10岁生日。

我10岁时,正逢三年困难时期,人民食不果腹。生日那天,有没有吃什么好吃的,我已经一点也记不得了,大概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依稀记得中午爷爷点了香烛,敬了菩萨,放了鞭炮。倒是妈妈帮我做了一件棉大衣,爸爸送给我一把国光口琴,让我终生难忘。那把国光口琴我至今仍保存着。

1960年,我爸爸在沙岗公社综合商店工作。我10岁生日的前一天,爸爸从沙岗回来了。爸爸一到家就说:“冬儿啊,我送你一个生日礼物要不要?”“要啊,是什么礼物?快给我!”我急忙说。爸爸从布包里拿出一个长方形的小盒子给我,盖子上印着“国光牌口琴”五个大字,还有一行小字是“上海国光口琴厂”。我一看,是口琴,连忙打开盒子,拿出口琴,剥去一层包装纸。口琴亮闪闪的,两面正中是“国光”二字,旁边是四排小孔和花纹。两端各有两排小方孔,是一把可以两面吹的双面口琴。我拿着口琴就吹起来,边吹边滑动口琴,发出不同的声音。我慢慢琢磨,不久就能吹出音乐课上老师教的歌曲了。

以后我每天放学回家就把口琴拿出来吹,特别是夏天晚上洗澡后,我吹着口琴到生产队的大场上乘凉,有时还借给小伙伴们吹一会儿。后来,大妹、大弟睡在窠儿里哭时,妈妈就叫我吹口琴哄他们。一次大弟弟在窠儿里哭,我吹口琴他还是哭。妈妈说:“你把口琴给他耍会儿。”我就把口琴给了

他。他拿在手上,不哭了,谁知他拿着口琴往窠儿的摇把上砸了过去。我连忙抢过来,口琴已被他砸了一个瘪塘。我一吹,4音已经不响了。我告诉妈妈:“弟弟把我的口琴砸坏了。”妈妈说:“弟弟不懂事,你跟他有什么好说的。”“那我以后再也不把口琴给他玩了。”我愤愤地说。此后我的二弟、三弟再也没有谁摸到过我的口琴。

参加工作后,我把口琴放在妈妈的木橱柜里。1986年,老婆工作调到海安。我搬家时把口琴也带到海安。平时有空时我还拿出来吹吹。2005年,我从三十亩搬到安康小区,当时我把口琴放在一个包里带过来了,但后来就记不得放在哪儿了,好几次想找都没有找到。今年搬车棚时终于从柜子里的一个小包里找到了口琴,我喜出望外、如获至宝,用毛巾擦了又擦,再用一条干净毛巾包起来,装在一个塑料袋里放到我书橱的柜子里。

爸爸送我的这把口琴已跟随我61年了。爸爸曾告诉我,这把口琴是他托单位去上海进货的同事从上海买回来的,花了5块多钱,是爸爸近一个月的工资,当时可以买100多斤大麦或8斤多猪肉。

我的爸爸也就给我买过10岁生日礼物,我的弟弟、妹妹谁都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我知道,不是爸爸不给他们买,而是后来爸爸下放回来没有工资收入了,我的姊妹又多,爸爸没有多余的钱为他们买玩具。

我的爸爸于2000年去世,离开我们已有21周年。现在,看到这把口琴,还能感受到浓浓的父爱,对父亲升起深深的敬意。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舍得花一个月的收入为儿子买玩具的父亲恐怕是不多的。就连我也没有舍得花一个月的工资为我的儿子买过玩具。

心窗
片羽

我的兰花忘记了开

□侯求学

紫琅
诗会

窗前这盆兰花
我养了好多年
盆换大了
草叶长得丰满绿茵
可这么久了
再没见过它开花

孩子会走路的那年
它没有开
孩子考上大学了
它没有开
孩子结婚了
它没有开
如今孩子又有了孩子了

它还没有开
孩子不在身边
我把它当孩子

窗前这盆兰花
陪了我这么多年
盆换大了
草叶长得鲜嫩油绿
我天天看它、嗅它、抚它
再没见过它开花
你真忘记开花了
没有,妈妈
我把花儿开在心里了



期待朝阳

陈顺源

护工小蔡

□陆爱平

灯下
漫笔

小蔡护工是今年年初来到住在康复医院的我妈身边的。

因之前就听闻她有多年的护理经验,且勤快能干、肯动脑筋,又乐于为患者及家属着想,口碑不错,所以家人颇费了一番工夫,把她请来了。对正值壮年的小蔡的到来,家人自然很是欣慰。

可小蔡接手前任才两三天,我妈就发起了高热,昏迷多日。医护人员高度重视,药水挂上了、冰袋用上了、监护仪上岗了、药物也随病情变化紧紧跟上了。我们做子女的,又一次经受了不小的惊吓。

小蔡初来乍到,更是经受了精神和体力的双重考验,她神经绷得紧紧的,无暇顾及围观着等看她笑话的一些护工的闲言碎语,她顶着压力,默默地夜以继日地寸步不离我妈,遵从医嘱、小心护理、细心观察,一有风吹草动,及时报告。终于在多方奋力合作下,我妈再一次闯关成功!

小蔡经过多日紧张地护理服侍,脸上明显露出疲惫、缺少睡眠的模样,但她仿佛像打了个大胜仗一般高兴,还拉着缓过神来的我妈的手,笑着说:“阿姨呀,你可把我吓死啦!你要好好的啊!”

我妈数年前动过手术,后来伴有小脑萎缩,记忆力日渐衰退。小蔡为了让我妈多动动脑筋、多说说话,白天总是故意没话找话,提出一个个小问题,让我妈回答。两人一问一答,基本不卡壳:“阿姨,沈维岳是你什么人?”“是我父亲。”“阿姨,张末鲜是谁呀?”“我母亲。”小蔡已然把我们家主要成员的名字熟记在心,她可随意挑出一个名字来和我妈聊天了。每每听到我妈应答还顺

畅,小蔡总是忍不住哈哈大笑,立刻伸出大拇指给我妈点赞。顿时病房里洋溢着轻松愉悦的气息。

小蔡也是个闲不住的人。她推己及人,想到九旬老人整天躺在床上会很不舒服,她就利用空闲时间,给我妈自制了多个小枕头:用毛巾包实叠好的厚衣服,裹成枕头样,系好,用上。一个垫在我妈头下,一个放在我妈腋下,有时在我妈腿弯曲处放上一个,或者用它垫高双脚。总之,怎么舒服就怎么安放,每次翻过身后再调整合适的位置。

她每天把我妈上下收拾得干干净净,老人身上从没有异味。独自给我妈洗头理发什么的,她都不在话下。

疫情形势趋紧时,医院严格管理,家属一律不得进病区探望,小蔡见状,便时常用手机拍下我妈的视频或录音,然后发给我们看,好让我们子女放心。记得有一次,护士长用赞赏的语气跟我说:“你家的护工,灵的!”真是言简意赅。

有一天,我去医院送吃的,刚进病房,小蔡高兴地告诉我:“你妈多了个女儿啦!”原来她刚和我妈聊天,逗我妈说:“阿姨,我天天陪在你身边,陪你吃、陪你睡、陪你说话,你喜欢我吗?”我妈不假思索地说:“喜欢!”“那让我做你女儿,好不好呀?”我妈开心地笑了,说:“好的呀!”看把她们俩乐得。

每当我妈情绪好的时候,看到小蔡为自己忙前忙后的,会送上体贴的话:“让你辛苦啦!”“谢谢你呀!”听得小蔡如沐春风。

爱与被爱像空气一样,在她们之间自由流动,真实而简单。

冬日来临,气候变化大,这最是体弱多病的老人难熬

的季节。前日,我去医院探望,看到我妈的腿又肿起来,消肿的药用上了,白蛋白又开始挂了。小蔡见我妈翻身时直喊疼,腿还没消肿,不免焦急难过起来:“怎么还没消肿?老人肯定不舒服啊,自己又说不出……”说着说着,她眼睛红了,忙把身子别了过去。

我只得安慰小蔡:“药效也许没这么快,我妈闯关多次了,相信这回也能成功。”小蔡听了,也振作了精神,坚定地说:“我们尽力而为,绝不放弃!”听着小蔡这掷地有声的话,我心里一怔:这是不是更像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安慰患者家属说的话?是不是更像是患者的儿女们彼此鼓励发出的共同的心声?小蔡的话着实令我感动不已,她全身心地为我妈好,俨然成了我们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了。

接着,小蔡告诉我,这天早上,她见我妈醒着,便凑在我妈身边说:“阿姨呀,你快点好起来啊!你再陪陪我,陪我个十年。你也让我再陪陪你,我也不想再找别家干活了……”说着,她的声音颤抖起来,眼泪也下来了,她赶紧用手拭去。我也被感动感染得直流泪,无法忍住……

如我家小蔡这样的护工,不怕脏累,用爱心、耐心、细心陪侍老人,不仅帮助家属解决了后顾之忧,更是给老人们的晚年生活增添了一份勇气和亮色。她们用诚实的劳动获取报酬,自食其力,理应获得尊重和感谢。

他们是普通劳动者,是平凡的人,干着平凡的工作。一个社会格局的开创固然需要很多不凡人物的创造,但一个社会的持久安定需要更多平凡人为他人付出,为社会作贡献。谁能说平凡的人生没有意义呢?